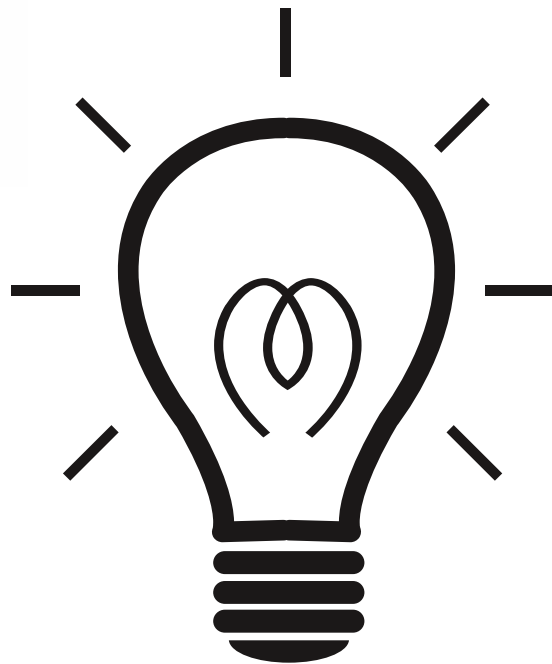


日本九州自由行—— 以鹿兒島為中心的啟發與教學運用

發行人：李枝昌 | 出刊日：民國 103 年 5 月 20 日 | 發行所：龍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248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七路 1 號 | 電話：(02)2298-2933 | 傳真：(02)2298-9766



探索
世界

DISCOVER WORLD



日本九州自由行

—以鹿兒島為中心—的啟發與教學運用

文／北一女中退休教師・黃德宗

一、引言：《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

每讀一本新書，我就彷彿踏上一趟新的印度之旅，我會一面憶起遊訪的地方，並一面在先前我自以為了解的事物中，發現新的深度、面相，以及新鮮的意義。一趟趟的書中神遊，遠比我之前旅印時，層次更加豐富。我也發覺到，藉由閱讀更多書籍、考察更多地圖、觀賞更多繪畫和攝影，一趟趟的旅程可以延引得更遠、更雋永、更值得玩味。而且，比起實際旅行，此種紙面上圖解式的旅程有一種好處，你可以在任何一點暫停下來，冷靜觀察，倒轉回前一個圖像等等；在真實的旅途中，你無從這麼做，既沒有時間、也沒有機會。

—摘錄自《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①

1956年初，年輕的波蘭記者卡普欽斯基 (Ryszard Kapuściński, 1932 ~ 2007) 奉派印度，為尼赫魯訪問蘇聯之後的追蹤報導，卻因蘇伊士運河戰爭爆發而滯留一年，這期間他走訪了多處名勝與鄉間。這一趟印度之旅，讓他初次發現到一個新世界、接觸到文化的異質性，也領悟到在之前之後，自己都應該徹底而詳細地做足功課，以理解其奧秘。以希羅多德為師的他，不忘標舉《歷史》的真諦：

我覺得把書名譯為《歷史》，損漏了此書的重點。在希羅多德的時代，history 在希臘文的意思較接近『追根究柢』或『研究考察』，這兩個意思無論哪個，都比較貼近作者的意圖和志向。畢竟，他可不是長時間坐在書齋翻檔案，生產學術文章（如數百年後許多學者所為），而是辛勤調查、聞知、描繪：歷史如何成形？人類如何創造歷史？為何歷史的走向與人類的努力和期望經常是悖反的？神明應為此負責？抑或人類是因為自身的缺陷與限制，才無法明智而理性地創造自身命運？

—摘錄自《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②

去年，筆者利用兩趟各五天的時間，走訪日本九州。循著 JR 線（日本鐵路），由南向北旅遊鹿兒島、熊本、別府、湯布院以及福岡；十一月底的北九州之行，走過福岡／門司、阿蘇／湯布院以及長崎。

出遊之前，來不及也不知道如何「做足功課」，只能在之後，對蜻蜓點水般的旅行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景物或問題、啟發，找尋相關的資訊來學習、理解，這種心路歷程也許就像卡普欽斯基所言的書籍「紙面上的圖解式旅程」，再加上網路上圖文並茂的資料與國際性資訊的流通，的確讓我們九州之旅的若干片段「可以延引得更遠、更雋永、更值得玩味」。談不上「追根究柢」或「研究考察」，

^① 瑞薩德·卡普欽斯基著，允晨文化，黃建功譯：《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頁 81。卡普欽斯基，是聞名國際的記者／評論員、作家、詩人及攝影家；波蘭作家的著作得外國翻譯最多的，他屬其中之一。

^② 同上，頁 371。



圖 1 九州觀光與溫泉地圖



圖 2 JR (日本鐵路) 交通路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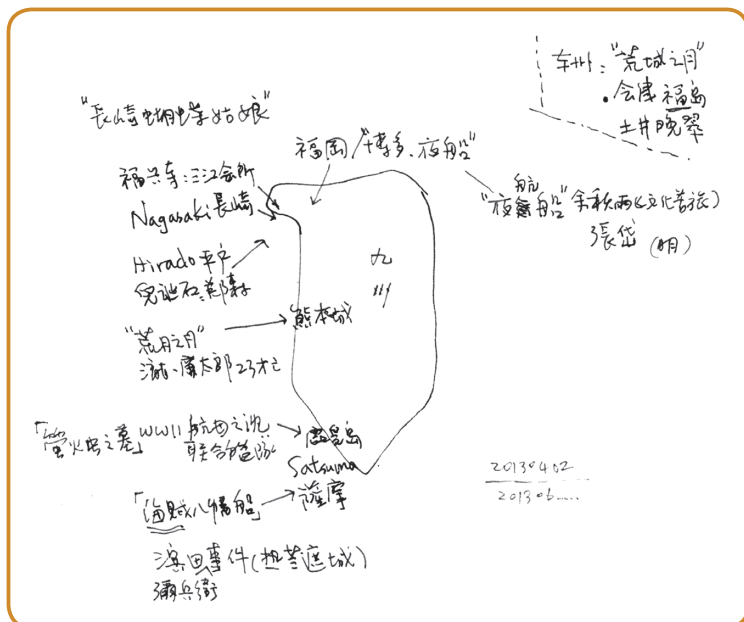


圖 3 我的「紙面上的圖解式旅程」

這是出遊之前，自己想像九州空間與風情而描繪的圖解。旅行之後，再參考、閱讀相關書籍與網路資訊，而「可以延引得更遠、更雋永、更值得玩味」，也修改了許多過去的想法與知識。

然若著眼於歷史教學運用，「走入九州」尋找資源、激盪思維，實有旅行、神遊的效益與樂趣。

九州跟臺灣很像，面積約 4.2 萬平方公里，比臺灣（約 3.6 萬平方公里）稍大一些；人口約 1,320 萬（臺灣約 2,337 萬）；中間連串綿延的山脈，占全島面積 85%（臺灣的山地及丘陵占 74%），搭乘 JR（日本鐵路）新幹線，站名會一直出現やま、やま……。有三條河川：豐、肥、筑，東西橫貫，切割成古代的筑前國（今福岡縣西北及中部）、筑後國（今福岡縣南部）；肥前國（今佐賀縣及長崎縣）、肥後國（今熊本縣）；豐前國（今福岡縣東北及大分縣西部）、豐後國（今大分縣），再加上日向國（今宮崎縣）、大隅國（今鹿兒島縣東部）、薩摩國（今鹿兒島縣西部），就是「九州」古名由來。

幕末時期「倒幕四雄藩」：薩摩藩（領有日向、大隅、薩摩三地）、肥前藩都在九州，另兩藩是長州藩（本州西端）、土佐藩（四國南部）。「維新三傑」：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都是薩摩藩士，

圖 1 九州 JR 列車路線。2014 年 5 月 7 日，取自：<http://www.jrkyushu.co.jp/trains/map/>

圖 2 九州觀光地+溫泉地。2014 年 5 月 7 日，取自：http://www.jctravel.com.tw/eWeb/GO/L_GO_Type.asp?iMGRUP_CD=FUK05&iSUB_CD=GO

第三位是長州藩士木戶孝允。薩摩藩主島津齊彬是幕末政局的主力策動人，他的國際視野和洞察力所累積的革命勢力直指京都（天皇）和江戶（幕府）。

司馬遼太郎在他的歷史小說《宛如飛翔》中說：青蔥翠綠的高山以及環繞四周的湛藍大海，最能展現薩摩人「踢開憂愁，翱翔天空」的個性。薩摩藩在九州西南角上，啟動近代日本維新的勁道，而位於北方一百公里外的長崎，卻在黑船來航的近百年後，遭受世界戰爭史上第二個原爆的毀滅（1853/7/8～1945/8/9）！

「人類如何創造歷史？為何歷史的走向與人類的努力和期望經常是背反的？神明應為此負責？抑或人類自身……？」卡普欽斯基和閱讀、研究《歷史》的人，大都認為希羅多德一直在探究這些問題。我們，走在九州，又走出了九州，繼續在思考——如果，能引導學生一起來想，一定會更好。

試以九州自由行的第一站鹿兒島為中心，將旅遊的見聞及旅遊後的閱讀，所得的新知／啟發以及教學構思，排比列述，請教學夥伴們指教。

二、《記憶所繫之處》： 鹿兒島／日本西南一隅與「第一～第二開國」

城市印象

當鐵塔於 1889 年萬國博覽會前夕完工時，它其實集合了所有可能分裂輿論的條件：瀆神、共和主義、鋼鐵、紀念大革命百年、對工程師手法的頌揚；……這個鐵塔並非出自艾菲爾一人的意志，而是在技術進步、政治偶然以及更廣泛地說，時代精神等條件俱足的情況下，適時地出現。

—摘錄自《記憶所繫之處 II》^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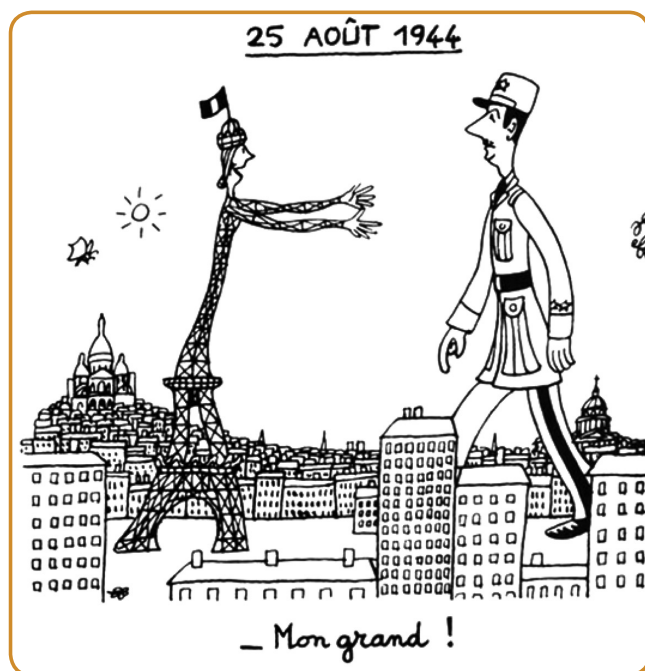


圖 4
我的大人物！

1944/6/6，諾曼地登陸作戰展開。在巴黎解放時刻，艾菲爾鐵塔化身為有點笨拙的大女孩，迎向與她一樣高瘦型的「自由法國軍」統帥戴高樂，打招呼說：我的大人物 (Mon grand) ！

上標：25 AOÛT 1944（1944 年 8 月 25 日—解放日期）。背景：夏日裡，巴黎北邊的蒙馬特山 (Montmartre) 聖心教堂，是近代法國政治、文化衝突與救贖的里程碑／象徵，建於 1875～1914 年間。1534 年，這裡發生一件近代西方宗教史上的大事：羅耀拉和沙勿略等 7 位耶穌會士在此立誓守貞、安貧，成立耶穌會，為天主傳道救世。

插畫家尚·艾菲爾 (Jean Effel) 系列作品之一，刊登於《法國晚報》(France Soir) 1944 年 12 月 30 日，旨在回顧當年大事。

^③ 皮耶·諾哈 (Pierre Nora) 編，行人出版，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 II》，頁 133-134。

圖 4 插畫：我的大人物。2014 年 5 月 7 日，取自：<http://badoleblog.blogspot.tw/2012/08/charles-de-gaulle-en-caricatures.html>

1. 火山灰與山形屋百貨圈

六月陽光照耀的午前，飛機降落鹿兒島空港，還要轉搭巴士進入市區／我們的目的地，搭哪一路線的哪一班車呢？經人指點服務臺有位華語解說員——馬琳小姐，和氣親切，交談中得知她來自東北瀋陽，得到了指點，大家放心上了車。其實，我很想問她有關去年(2012)釣魚臺爭議引發中國各大城市的反日風潮，然忖度「九一八事變」歷史不幸及當時交談氣氛的愉悅，就按下了，大家也沒來得及與她合照，可惜。

車行約一小時，接近市區，左側路邊出現「異人館」（舊鹿兒島紡績所技師館），這是薩摩末(十二)代藩主島津久光(1858～1871在位)所建，他繼承前藩主島津齊彬(1851～1858在位)西化的遺志，派出使節與留學生赴英考察與研究，引進先進技術，1867年(明治元年)鹿兒島出現日本最早的西式紡織工廠，而這座木造西式洋房，就是受聘前來指導的7位英國技師的宿舍。車南行再2公里左右，進入市區，我們在天文館通(大道)站下車。天文館通，是市區交通中樞、觀光路線巡行出發的好點，好眼光的夥伴在此選定了旅館。



圖 5
異人館

(舊鹿兒島紡績所技師館)建於1867年，明治維新元年，是薩摩藩島津家前進西化的業績之一。異人館附近，就是島津齊彬集西學科技工廠於一處的「尚古集成館」和島津家歷代藩主別邸庭園「磯庭園」(仙巖園)。日文「異人」(いじん, ijin)，「外國人」之意。

天文館通的取名，源自薩摩第八代藩主島津重豪(1755～1787在位，1787退隱但仍控實權，至1804立第十代藩主止)在附近建立天體觀測所「明時館」；重豪酷好蘭學，精通荷語、漢語，刊行語言、史學、生物及醫藥等相關著作多種。第十一代藩主島津齊彬的開明政策，受到他的影響很大。

在天文館通車站下車時，巧遇一對來自高雄的夫妻，李先生在鹿兒島國際大學攻讀地域經濟政策博士課程，夫唱婦隨，在國外巧遇臺灣同胞，一夥人都很高興，兩夫婦給了我們建議和叮嚀後，大家揮別互道珍重。

鹿兒島大學對他們鄉土的地理與歷史特點，有如下的剖析：

在長久的日本史上，很多外來文明是通過南方門戶鹿兒島，而引入日本的。……鹿兒島土壤是火山灰構成，不利稻作——當時的民生經濟基礎，封建藩主島津家族迫而另覓財源以謀發展，走私外貿成了主要的經濟活動，這觸犯德川幕府鎖國政策——當時對外貿易只限長崎一地。私通外國，是幕末薩摩藩近代化的根基，如引進軍事裝備與制度，相較於其他藩國，薩摩藩的情勢特殊，這使它與長州藩(今山口縣)聯手主導明治王政復古運動，將封建社會變成資本經濟，讓日

本蒙受西方影響。對外交通活躍，就是鹿兒島——薩摩藩這地方自古以來的特點。^④



圖 6 山形屋百貨商圈 & 宅地內降灰指定置場

喜歡血拼的觀光客，來到鹿兒島必逛的山形屋百貨商圈，就在天文館通大道上。文藝復興式山形屋百貨店於 1916 年（大正五年）竣工，是當時日本百貨業先驅，源起於 1751 年於城下町開業的第一家吳服店，店主來自本州北邊的山形縣，重商的薩摩藩主准許他來創業。到鹿兒島首日的晚餐後，我漫步於山形屋商圈的照國神社參道上，對人行道邊的火山灰收置袋及標示很感好奇。回臺灣後，查詢網路資訊，才了解火山灰和城下町商業區的關係重大：鹿兒島的火山灰土壤貧瘠，不利農（稻）作，迫使藩主島津家另謀財政出路——商貿與出海走私！

從鹿兒島空港到天文館通，一路上所觀省、接觸的人事物，給人活躍、變通的印象。

2. 沙勿略來日傳教 vs. 日本「第一開國」

參照旅遊地圖，沿著天文館通一線，由西向東及向北延伸的街道，有 5 個歷史遺跡與觀賞景點：(1) 維新故鄉館、(2) 沙勿略紀念公園與教堂、(3) 城山公園及其附近史蹟與博物館，以及 (4) 仙巖園。時間有限，我們選擇中間兩處出發旅遊。



圖 7 鹿兒島 城市印象

- ① 維新故鄉館
- ② 沙勿略紀念公園與教堂
- ③ 城山東眺櫻島及附近史跡
- ④ 仙巖園 / 集成館



圖 8 鹿兒島市與櫻島火山咫尺相望

種子島槍與天主教，是日本與西方物質、精神文明接觸的最早標誌，都發生在薩摩藩轄內。

^④ 參考自鹿兒島大學 <http://kokusai.kuas.kagoshima-u.ac.jp/kucip/global-contents/about-kagoshima.html>

圖 6 鹿兒島山形屋百貨商店街。2014 年 5 月 7 日，取自：<http://saitoshika-west.com/blog-entry-1054.html>

圖 7 《散步地圖：九州》台北，大興出版社，2011，頁 182

圖 8 鹿兒島縣地圖。2014 年 5 月 7 日，取自：<http://www.ryokan.or.jp/search/map1/ken/46.html>

(1) 沙勿略紀念公園與天主堂的現代主義建築

沙勿略 (Francis Xavier, 1506 ~ 1552) 紀念公園，距離我們的旅館很近，往北走過天文館通十字路口，再 300 公尺左右，就看到「キリスト教伝の地」（基督教傳來之地）立牌，是個長寬不及百公尺的小型公園，約 1/3 的空間是紀念坊牆與銅像群，樸質莊嚴，青松與銀杏錯落有致。沙勿略胸像立座及後方的一堵坊牆（象徵教堂），完成於 1949 年，為紀念沙勿略將天主教傳入日本 400 週年，羅馬教廷捐資興建。



圖 9 沙勿略來日傳教 400 週年紀念坊牆及沙勿略胸像立座

1949 年建立。坊牆右側鐫刻「フランシスコ・ザビエル (Francis Xavier) 聖師滯鹿紀念」、左「天文十八年西曆千五百四十九年八月十五日著（登陸）」。



圖 10 紀念公園右側銅像群

1999 年建立。ザヴィエル St. Xavier (沙勿略) 在中央，和ヤジロウ Angero (彌次郎) 都正面向北。ベルナルド Bernardo 面向西方，合十禱告。

這一年，日本還處於終戰至舊金山和約簽訂之間 (1945 ~ 1952) 物資凋敝、精神崩解的狀態中，在盟軍·美國·麥克阿瑟佔領期中，從日本西南角落的鹿兒島召喚 400 年前天主教傳入的記憶，是非常沉痛、哀傷的。日本思想家、社會運動家及大眾文化研究者鶴見俊輔 (Tsurumi Shunsuke, 1922 ~) 的《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1931-1945》指出：

1945 年戰敗以後，日本的聖經研究又往前推進，……在我看來，日本基督教徒在 15 年戰爭期間遭受苦難而不放棄自己信仰的那股情感，頗似於德川時代二百年的鎖國期間，天主教徒堅守信仰的情操。^⑤

1999 年是紀念沙勿略來日傳教的 450 週年，再增三座立姿全身銅像於坊牆的右側，基座上分別鐫刻名號：“ザヴィエル St. Xavier” (沙勿略) 在中央，右手垂放指向地面 (日本此地?)、左手平伸向西 (來處歐洲?)。右前是“ヤジロウ Angero”，本名彌次郎，雙手合持經書作朗讀狀，他是鹿兒島人，因觸法而逃亡國外，經中國轉往麻六甲停留時，聽聞沙勿略的傳教事蹟，他請見並說服沙勿略來日傳教。後人研究，沙勿略來日實地踏查、觀察之後，發現彌次郎先前所言環境條件等訊息甚多不實，難免讓後人懷疑當年彌次郎勸說沙勿略來日的動機，著眼南蠻器物貨貿之利恐多於宗教虔誠。

^⑤ 鶴見俊輔編，《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1931-1945》，行人出版，邱振瑞譯，頁 94-95。

圖 9 沙勿略滯鹿紀念。2014 年 5 月 7 日，取自：<http://plaza.rakuten.co.jp/otokuni/diary/201001230000/>

圖 10 日本新教育研究會編《小學生的日本歷史》。台北，鴻儒堂出版社，1986，頁 54。

沙勿略立像的左前是“ベルナルド Bernardo”，面向西方，雙手合十作禱告狀，也是鹿兒島人，是最早一批從沙勿略受洗皈依的日本人，後來成為沙勿略的親信弟子 (disciple)，也是第一位奉派留學歐洲的日本人。1551/11，隨著沙勿略離日返臥亞，隨即奉派到葡萄牙，獲准加入耶穌會，並進入歷史悠久的 Coimbra 大學就讀兩年，1554 年到羅馬謁見羅耀拉以及教宗，1555 年奉命返航臥亞就教職，不幸中途病逝於葡國。

紀念公園隔路對面是現代主義建築的天主堂，落成於 1999 年，和那三座立姿銅像群同時，都為紀念沙勿略來日傳教 450 週年。走近教堂時，原在清理前庭的歐巴桑笑容可掬地問：哪裡來？——臺灣，她很高興，可能她對臺灣人在福島賑災的善心表現有所了解，也許在這個基督教人口極少的國家，有人願到教堂來是該讚美神的。



圖 11
沙勿略紀念公園對面天主教堂現代主義建築

管理教堂的阿桑聽說我們從臺灣來，非常高興。教堂鋼架牆壁有彩繪玻璃的意象；管風琴特地從瑞典訂購，光是視覺上的質感，就引人入勝/聖。

歐巴桑開啟正門，帶我們進入教堂，英日語夾雜地殷勤解說，幾何造型的鏤空鋼架牆壁，透過光線掩映有彩繪玻璃的意象；她強調講壇上方的管風琴，是遠從瑞典訂購來的，光是視覺上的質感，已經引人入勝（聖）了。她讓大家自由走動觀看、隨時提問請教，互道 Sayonara 時，她還建議我們多帶些贈閱資料備參考、送親友。

根據 2010 年的統計，當時日本人口 1.2 億，天主教徒約 509,000 人 (0.43%)，基督教徒約 500,000 人 (0.41%)，合計還不到總人口 1%。有趣的是，自 1885 年的伊藤博文到現今的安倍晉三，日本累計 57 位首相之中，有 8 位（不含頭尾這兩位）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徒，佔 14%！

2010 年 5 月中旬，「普世宣教會議」在東京舉行，來自近 140 個國家，超過 18,000 位代表蒞會，是東京市有史以來最大的國際盛會之一。共同主席及日本代表奧山稔博士分析日本教徒稀少的原因：日本人執著於「和」（わ,wa）為貴的人際關係，對原則及真理的追求較不在意，屈於從眾的心理而迴避信奉天主教/基督教信仰。奧山稔博士也感歎：基督教傳來日本已超過 150 年，但基督的信徒還不到 1%！顯然，他是從黑船來航 (1853) 或日本對西方國家開港 (1858) 算起，如果從沙勿略來日傳教 (1549) 算起，那就超過 460 年了——感歎，會因此更深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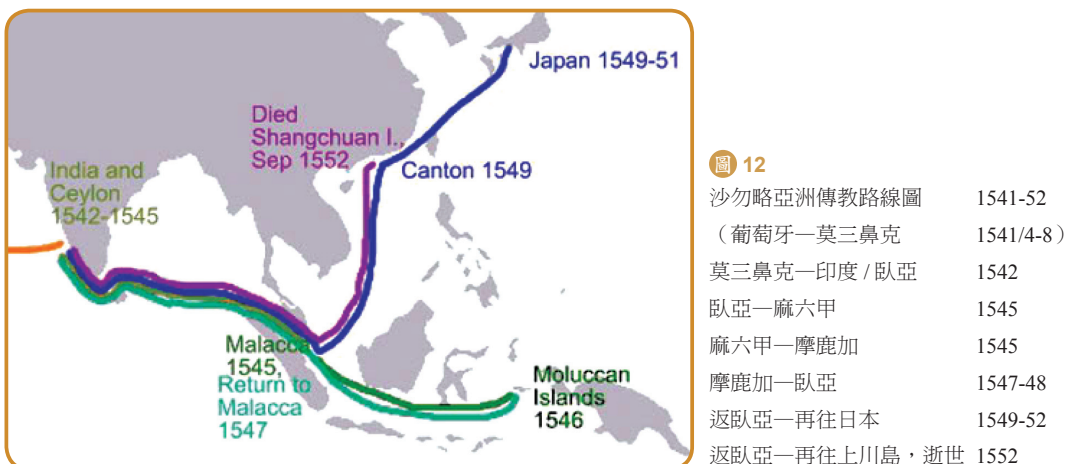
圖 11 2014 年 5 月 7 日，取自：<http://ari3f.wordpress.com/2010/01/09/pluralisme-religius-di-jepang/>

日本政治學家、思想史家丸山真男 (1914 ~ 1996) 認為日本三次「開國」對其歷史文化的影響重大，他用「第一開國」來形容戰國時代 (1467 ~ 1615) 基督教與西方科技、貿易（南蠻文化）傳到日本的盛況與挫折；用「第二開國」來形容幕末 (1853 ~ 1867) 維新之後與西方文明的各種互動；「第三開國」則是敗戰 (1945) 之後，美國文化的湧入。

(2) 沙勿略傳教路線與天主教大名

沙勿略來日傳教，是日本「第一開國」的重要象徵，時代背景是地理大發現後，西、葡兩國瓜分世界以拓展殖民通商的盛況。1543 年，葡萄牙船遭颶漂流到種子島，「種子槍」——西式火繩槍因此傳入日本，這些葡萄牙人後來被中國海盜王直 (? ~ 1559) 引介到平戶貿易。1575 年，織田信長 (1534 ~ 1582) 以 3000 把種子槍擊敗日本第一戰將武田信玄的大軍，西式火槍改變了戰國時代的戰爭型態，織田藉此雄霸日本。

教宗本篤十六 (Pope Benedict XVI, 2005 ~ 2013 在任) 曾推崇沙勿略與羅耀拉創立耶穌會與海外傳教之功：「他們多年奮鬥的歷史，不但將巴黎（按：耶穌會創立處）與羅馬串織起來，而且在面臨各處人文異境，仍堅持崇高意願與熱情，推動並維護上帝—三位一體的榮耀，成就將基督福音傳播給過去被忽略的人們的大業。」沙勿略，從葡萄牙輾轉來到印度的葡屬殖民地臥亞，終身就在亞洲為傳教事業奮鬥至死 (1542 ~ 1549)。



1549 年 8 月 15 日登上鹿兒島海岸，隨行的有彌次郎、一位神父及一位修士，他們受到重視南蠻貿易的薩摩藩主島津貴久 (1527 ~ 1571 在位) 歡迎，傳說曾與島津家的高僧兼福昌寺和尚東堂忍室論判教理，日本第一個耶誕節慶活動即於鹿兒島舉行的。1550 年 1 月，沙勿略應某葡萄牙船長的要求，轉往平戶傳教，彌次郎陪同，此時鹿兒島附近已有 600 人受洗入教，但因西、葡商人漸被平戶、長崎吸引北去，島津貴久甚感不悅，對天主教在地的宣傳轉為冷漠。

沙勿略來平戶傳教，使這裡成為日本最古老的天主教會所在地，在後來的禁教—鎖國時代，這裡仍有最多的「隱藏天主教徒」（日本人稱之“隠れキリシタン”，Kakure Kirishitan）。隨後，沙勿略一行為能獲得更多的傳教機會與空間，決定上京都說服天皇以達目的，可惜未果；然在上京途中，逗留堺（今大阪）期間，結識了豪商日比屋了珪（生卒年不詳）和小西隆佐 (? ~ 1592)，後者在後來成為豐臣秀吉家臣，其子小西行長 (1558 ~ 1600) 是豐臣秀吉武將，這對以後的傳教有相當助益。

圖 12 2014 年 5 月 7 日，取自：<http://ari3f.wordpress.com/2010/01/09/pluralisme-religius-di-jepang/>



圖 13
沙勿略來鹿兒島傳教

(日本小學歷史教科書插畫)：沙勿略席地而坐，對群眾宣教；右為薩摩藩主島津貴久和傳說曾與沙勿略論判教理的福昌寺和尚東堂忍室。遠方背景是鹿兒島地標櫻島火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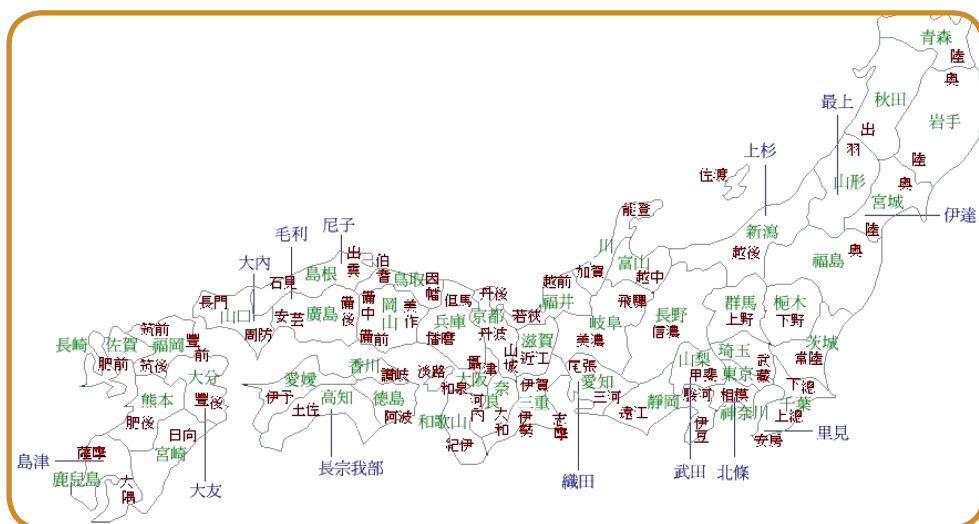


圖 14
日本戰國時代(1467~1615)各藩國/大名位置圖參照沙勿略來日傳教路線(1549/8/15~1551/11/21) 鹿兒島(薩摩國)→平戶(肥前國)→山口(周防國)→堺(攝津、河內、和泉三國交界處，今大阪)→京都→(返回)山口→豐後國→由長崎離日返臥亞。沙勿略來日傳教期間，在平戶、山口、豐後三地建立教堂；二千人受他洗禮皈依天主教。

1551年，沙勿略結束遊說之旅，回到山口，謁見大名大內義隆(1507～1551)，遞交葡國駐臥亞的印度總督和主教的致信，奉上大量禮品，成功獲得其傳教許可。接著，抵達豐後國府內，得到當地大名大友宗麟(1530～1587)的支持，遂使豐後國成為另一傳教中心。1551年11月，沙勿略出長崎港離日，返臥亞又轉往澳門附近的上川島，準備搭船前往廣州傳教，不幸在此病逝。沙勿略離日前，二千人受他洗禮而皈依天主教，他在平戶、山口和豐後建立了傳教據點。1550年代，葡萄牙商人、天主教會在豐後開設育兒院、麻瘋病院、西式醫院及外科手術等醫療設施，並引進西樂與戲劇。

就在沙勿略離開日本這一年，織田信長(1534～1582)繼承家業成為尾張國藩主，尾張國鄰近堺，織田在解決家國內部政爭及對外擴張之中，重視南蠻火器與貿易之利，南蠻文化與天主教得到良好的發展機會，但這種盛況卻在織田死後漸趨於黯淡。

圖 13 插畫：日本小學歷史教科書。

圖 14 戰國時期各藩國地理位置圖。2014年5月7日，取自：<http://www.historyfans.com/Sanguo/Ocean/jpwarstates.html>



圖 15

歷史記憶與紀念：大分市民建立銅像群
大友宗麟銅像 九州 JR 線（日本鐵路）大分驛前公園廣場。大分市內還有一處 500 公尺長條型公園，排列沙勿略雕像與外科手術、西洋音樂、西洋劇等「發祥記念」雕像群及碑文，都是日本「第一開國」時期豐後國藩主大友宗麟引進南蠻文化與天主教的重要事蹟。瀧廉太郎的雕像也在列，則屬「第二開國」引進西洋音樂的世代。



圖 16 歷史記憶與紀念：葡萄牙發行紀念銀幣

1993 年葡萄牙發行「天正少年使節」紀念幣，紀念四百年前 1582-1590 年間，九州的豐後、肥前、島原三國信天主教的大名 / 藩主，選派子弟或代表 4 人合組訪歐使節團，觀見了西、葡國王及神聖羅馬帝皇帝菲利浦二世，以及羅馬教宗。這是日本「第一開國」的盛事。可惜，1587 年豐臣秀吉已發布「伴天連（葡語 Padre，傳教士之意）追放令」，開始驅逐天主教士離日。

織田信長遭本能寺之變而亡故，是發生於 1582 年（天正十年）6 月初。在這年 2 月 20 日，九州三位天主教大名：大友宗麟（豐後國，今大分縣）、大村純忠（肥前國，今長崎縣）、有馬晴信（島原，今長崎縣島原），受到來日訪察的耶穌會東印度巡查使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 ~ 1606）的敦促，選派子弟四人（13 ~ 14 歲）為代表，組「天正少年遣歐使節團」由范禮安帶領，從長崎出發。1584 年 8 月，使節團抵達葡萄牙首都里斯本，11 月，到馬德里謁見國王菲力浦二世，受到熱情接待，遞呈日本三大名的書信。翌年 3 月抵達羅馬謁見教宗，羅馬市民還授予四位少年代表公民權，列入貴族。之後，使節團歷訪北義的威尼斯、米蘭等城市。1586 年從里斯本經臥亞返日，1590 年 6 月 20 日返抵長崎。

「天正少年使團」的派遣，是戰國時期日本與西洋交流的高潮，引起當時西方極大注意。1993 年，葡萄牙還發行紀念幣以追溯 400 年前的歷史盛事。遺憾的是，在少年使節團返國前的 1587 年，豐臣秀吉已下令驅離天主教士，只准南蠻人經商，不准傳教。1613 年，德川幕府更對全國發布禁教令！20 年後進入「鎖國」（1633 ~ 1853）狀態。

對於日本「第一開國」時期基督教與西方科技、貿易（南蠻文化）傳到日本的盛況與挫折，沙勿略來日傳教與「天正少年使節團」派遣，是很有象徵意義的歷史故事。這是本人參觀鹿兒島 / 沙勿略紀念公園及天主教堂之後，再透過閱讀相關資料所得到的啟發，也是回顧與理解九州自由行的角度。

3. 城山展望台東眺櫻島火山：錦江灣的戰爭與文明開化的辯證

與天主教堂的歐巴桑互道 Sayonara 之後，我們搭觀光巴士轉往城山公園。公園週遭人文薈萃：鹿兒島縣文化中心及縣立博物館、市立博物館、市立美術館、童話（メルヘン, märchen）文學館、近代文學館、歷史黎明館；照國神社主祭幕末雄主島津齊彬；山下大道旁矗立的西鄉隆盛銅像，山麓有西南戰爭時，西鄉受傷藏匿洞窟以及切腹自殺之地等等史跡。

圖 16 正少年使節錢幣。2014 年 5 月 7 日，取自：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1123/19/3429059_166831367.shtml

(1) 島津忠恒侵略琉球

我們登上鹿兒島的制高點：東眺櫻島火山與錦江灣，俯瞰城下町到海濱的街景，發思古之悠情，穿越時空在實境想像日本戰國末期、鎖國、幕末—維新以至於今的情事。1602 年的關原之戰，德川家康擊敗豐臣秀吉舊部勢力，戰國時代步入尾聲。薩摩國島津氏原支持豐臣秀吉之子，敗後隨即派出島津忠恒向德川求和，獲准維持原藩國，島津忠恒受封為島津氏第十八代當主、薩摩國第一代藩主／外樣外名（1602 ~ 1638 在位）。



圖 17

從城山展望臺東眺櫻島火山

↓ 指火山口位置，中間相隔錦江灣，遙想這片海面上發生過的史事：

1549 年 8 月 15 日沙勿略登岸來日傳教。

1609 年薩摩藩出兵琉球以加強南蠻貿易。

1863 年 8 月薩英戰爭改變薩摩藩政治取向。

1877 年西南戰爭時，三菱船隊運補日本政府軍以擊敗西鄉。

1609 年 4 月 5 日，錦江灣出現遠征艦隊，島津忠恒一改以往藩主與琉球／沖繩和平相處的策略，以三千兵力出征，占領奄美群島，並迫使琉球從此成為其附庸國—殖民地。

琉球國簡史	
1350 年	中山國統一沖繩島
1392 年	明朝閩人三十六姓移入
1609 年 4 月 5 日	日本薩摩藩入侵
1872 年	日本設置琉球藩
1879 年 3 月 11 日	日本兼併琉球



圖 18

「鹿兒島與沖繩之間航行」的歷史脈絡 vs. 琉球群島的地理空間

圖 18 2014 年 5 月 7 日，取自：<http://www.quickwiki.com/zh/%E7%90%89%E7%90%83%E7%8E%8B%E5%9C%8B>

但因琉球與明帝國原有朝貢關係，薩摩藩怕觸怒明朝，讓琉球居民保有其傳統習俗與制度運作，使成為自己與中國貿易的轉運站，透過這轉運機制再與美洲、歐洲進行間接貿易。薩摩藩用這種方式掌控琉球，並掌握豐富的砂糖產業，富強了自己。島津忠恒築起鹿兒島城（鶴丸城），規模小、城牆低，有意向幕府示弱順服，實則用心整備城下町的武士組織與商貿業務，並確立外城制（武士管理村民）和門割制（編戶），從而鞏固薩摩藩日後推翻德川幕府、展現革命勢力所需的軍政實力與國際視野洞察力。^⑥

最近，韓國西南部珍島海域發生「歲月號」重大船難 (4/16)，令人遺憾、哀痛。新聞報導 (4/21) 死亡人數已達 64 人、失蹤 248 人！日本有分析報導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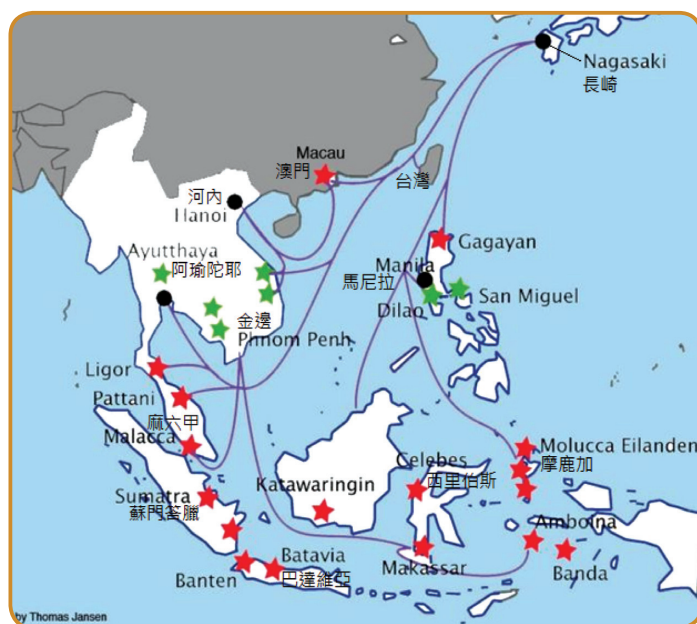


圖 19 日本在東南亞的貿易路線、商貿市鎮 (綠) & 群居聚落 (紅)，16-17 世紀

地理大發現之後，西、葡、荷、英等歐洲國家相繼進入東南亞，建立殖民地、發展貿易。日本、明帝國的海商/海盜與「南蠻」文化接觸逐漸頻繁，平戶、肥前（長崎）、薩摩、豐後（大分）等國甚為主動積極，薩摩藩入侵琉球 (1609)、臺灣大員「濱田彌兵衛（長崎商人）事件」(1628) 就在這大時代背景下發生。

駐韓國的日本記者們晝夜在濟州島港灣附近把那艘傾覆的「歲月號」渡輪圖像和失蹤者家屬們的焦慮、悲哀、痛哭的情緒及時展現在日本民眾的眼前，使不少日本民眾……開始注意到這艘渡輪是日本 1994 年製造，而且在鹿兒島與沖繩之間航行了 18 年，作為二手船賣到韓國……綜合多個日本主流傳媒引述造船廠或前日本船長的分析認為，韓國購入船隻後，把頂層甲板改建成多個房間，可能是導致船隻容易失衡的原因。^⑦

日本人在這次船難的道義責任上似可鬆一口氣，有意思的是，報導所言日本船隻「在鹿兒島與沖繩之間航行」，從大航海時代以來，早存在於薩摩藩與南蠻文化交通的歷史脈絡裡，已有 400 多年了。

(2) 島津齊彬與集成館

照國神社，在城山展望臺右前方約 1 公里處，主祭薩摩藩主島津齊彬（1851-58 在位），神社有他和繼承人末代藩主島津忠義（茂久，1858 ~ 1868），以及島津久光——齊彬的同父異母弟、末代藩主的生父，也是實際掌控政權者等三人銅像。照國神社在鹿兒島擁有最多的

^⑥ 鶴見俊輔編，《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1931-1945》，行人出版，邱振瑞譯，頁 222。

^⑦ 〈韓國沉船案：對生命價值觀的思考〉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4/04/140419_japan_skorea_ferry_bytongqian.shtml

圖 19 Map of Japanese Trade, 16-17th cent. 2014 年 5 月 7 日，取自：<http://www.kidsmaps.com/geography/Asia/Economic/Map+of+Japanese+Trade>

善信，每年元旦的參拜人數都是縣內眾神社之冠。島津忠義的銅像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曾被拆解為軍用，現今銅像是戰後鑄立的。

1853年，受培里艦隊的威脅，幕府不得已才開國，島津齊彬則是主張積極開國，他的想法並非好奇冒進，而是基於薩摩藩長期與外國交往的經驗，他還了解物理與化學是經濟的根本，一上臺就延聘著名蘭學者到薩摩藩來，從事相關研究工作，涵蓋製鐵、造船、砲彈、紡織、機械、印刷、出版、教育、製藥、製糖、玻璃、瓦斯、醫療。1852年，他把所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錦江灣北岸沿海設立一個包括研究、實驗與製造的科技園區，取名「集成館」，當時館內工作員工多達1200人。集成館事業所代表的，正是島津齊彬對於近代日本的夢想，可惜他英年早逝，由島津久光、家臣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繼承他的先進思想並發揚光大，影響力從薩摩藩擴及全日本。



圖 20
集成館と異人館

1852年，島津齊彬建立「集成館」工業區，位於薩摩藩磯（今磯庭園／仙巖園附近）。在園區外緣建立「異人館」供外國工程師住宿。照片攝於1872年。



圖 21
薩摩藩主三個女兒の照像

1840年代，定影碳酸銀紙本底片和玻璃版鹵化銀影像的攝影技術在法國發明。1848年，齊彬獲得首部進口到日本的銀版攝影法照相機，即命令其隨從市來四郎研究如何用它拍攝照片。

(3) 薩英戰爭與大政奉還

1863年8月11日，錦江灣上出現7艘英國鐵甲戰艦，它們從橫濱航行5天到此，要為去年「生麥事件」死傷的英國人，懲戒「行凶」的薩摩藩。1862年4月，實際掌控藩政的島津久光率領一千多名藩兵前往京都朝廷，為「尊王攘夷」及幕府將軍繼嗣的問題請示天皇。這在江戶時代250年多來是破天荒的大事，按幕府規矩，沒有幕府的允許，任何大名都不可進京（上洛）與朝廷接觸，更不可帶兵！可見此時幕府權威的低落，而薩摩藩膽敢為時代先鋒。久光獲得孝明天皇的信賴後，再東行江戶，也取得幕府某種程度的妥協。

圖 20 2014年5月7日，取自：<http://www.quickwiki.com/zh/%E5%B3%B6%E6%B4%A5%E9%BD%8A%E5%BD%AC>

圖 21 2014年5月7日，取自：<http://www.quickwiki.com/zh/%E5%B3%B6%E6%B4%A5%E9%BD%8A%E5%BD%AC>

圖 22 生麥事件與小松帶刀



1893 年全早川松山畫：1862 年 8 月 14 日在神奈川生麥村，薩摩藩士對 4 位騎馬路過而未迴避行禮的英國人，執行「無禮討」懲殺。畫中標題「嶋津三郎久光公」者即島津久光。中央騎馬者「小松帶刀」(1835～1870) 隨侍久光入京前，曾在長崎研究水雷製造。在幕末政治活動中，結好坂本龍馬、伊藤博文、井上馨、桂小五郎以及長崎蘇格蘭商人葛洛弗 (Thomas Blake Glover, 今長崎觀光名勝グラバ園邸的主人) 等人，促成薩(摩)長(州)同盟 (1866/3/7)；大政奉還後，短期任官職，曾與葛洛弗創建日本第一個配備西洋式船場的小菅修船場。英年早逝的小松帶刀，見證一個巨變的時代，因早年接觸西學，而能堅定推動近代日本文明開化的走向。

島津久光率領 400 名藩士，於 9 月 14 日離開江戶前往京都，下午二時來到神奈川（今橫濱）附近生麥村，遇見 4 名英國人騎馬迎面而來，沒有迴避、跪拜路旁，而被武士執行「無禮討」，砍死一人，重傷二人，一位女性倖免於難。英國對「生麥事件」極為震怒，向幕府要求交出行凶者並賠償 10 萬英鎊，幕府答應賠償，但交不出行凶者，英國決定派戰艦前往薩摩藩討回公道。

錦江灣上的英國艦隊先是送出書面，要求賠款與處死行凶者，薩摩藩拒絕，英軍掠奪三艘薩摩藩以高價向歐洲購買而停泊在錦江灣的蒸氣船，雙方旋即展開炮戰。雙方戰力一戰果比較，如下：

薩摩藩 海岸炮台	10 多處	83 門炮	8 門 / 每處	射程 1 公里	死 5 人 傷 10 多人
英國 軍艦火炮	7 艘	100 多門炮	15 門 / 每艘	射程 4 公里	死 13 人 傷 50 人

炮戰結果，英軍雖有優勢裝備，但死傷較重，每艘戰艦都中炮，因為英國船艦泊碇的錦江灣，正是薩摩藩兵平時操練岸炮彈著的各個位置，平時訓練有素、命中率高。但鹿兒島市城下町 500 戶民家燒毀，連島津齊彬的「集成館」也難逃一劫。

不打不相識，這場「薩英戰爭」讓薩摩藩確定「攘夷」是不可能的事了，又如果英方提早察覺，而將戰艦退到岸炮的射程外，那薩摩藩就沾不到一點便宜了。英方是錯估形勢，把這裡當作鴉片戰爭或英法聯軍的清國海防部署來打，落得兩敗俱傷，而且死傷甚重。英國從此對薩摩藩刮目相看，進而認為日本將來可能會出現一個以薩摩藩為中心的雄藩聯合政府——這推測雖不中也不遠矣。

「薩英戰爭」的一個月前，1863 年 7 月 16 日，美國出動一艘戰艦，也是從橫濱來到下關，對長州藩展開報復，因為下關炮臺「胡亂炮轟」路過的美國商船，擊沉長州藩軍艦二艘、重創一艘，摧毀龜山炮臺。7 月 20 日，法國派出兩艘戰艦，也來下關報復，先以炮火重創長州海岸炮臺，再由陸戰隊員登陸徹底破壞所有炮臺！

長州藩、薩摩藩先後得到教訓，就此成為難兄難弟，也開始有些相同的心得領會，「薩長同盟」雖到 1866 年 3 月 7 日才締結成功，聯手展開尊王倒幕的軍事、政治行動，然翌年 10 月末代將軍德川慶喜「大政奉還」明治天皇。

(4) 西南戰爭：西化與危機感 vs. 1931 ~ 1935 年間的「轉向」現象

錦江灣，在西南戰爭時，也是勝負關鍵之所在。鶴見俊輔對西南戰爭（1877/2 ~ 8月）時，西鄉隆盛（1828 ~ 1877）領導反政府軍的內亂，有一段隱微的分析：

明治維新不久，1871 年新政府把機構的領導階層一分为二，也就是把部分富有學習能力的年輕人送去歐洲與美國學習西方的制度。當時一舉派出 106 名高級官員到海外，對貧窮的後進國家而言，絕對是花費金錢的冒險，況且當時的日本正為嚴重的經濟問題所苦。遣歐（美）使節團是由掌握新政府的最高權力、當時 41 歲的岩倉具視所率領，同行的包括時年 38 歲的木戶孝允和同齡的大久保利通，也就是說，其中包括被稱為「維新三傑」的多數派，而維新三傑中留在日本國內的僅剩西鄉隆盛一人。歐美使節團歸國（1873/9）後，西鄉隆盛領導反政府的內亂，表明反對現居新政府要職的歸國者所採行的歐化政策。^⑧

長達 45 年的明治時代（1868 ~ 1912），在本質上是日本人研究、輸入及逐漸消化他們所選擇的西方文明要素的時期，這就是丸山真男所謂的「第二開國」。這回向外國學習，固然可以與三百年前的「第一開國」、一千年前的輸入中國文明等時代比較，但這次是以更大的規模、更有系統地實行，根據知識和能力程度選擇學生留學、參訪，對取法的國家也注意選擇，例如去英國研究海軍和商事海運，去德國學習陸軍和醫藥，去法國學習法律，去美國學習實業經營。從黑船來航、大政奉還到明治維新，日本終於擬定了正面迎戰西方工業資本主義和新帝國主義的策略「文明開化」，向西方取經。



圖 23

熊本城：九州第一名城

日本 100 名城之前三名：名古屋、大阪、熊本

1587，豐臣秀吉完成九州征伐後，將原來城主移封筑後國，改派家臣佐佐成政入主肥後（今熊本縣），成政不理秀吉警告，冒然進行土地調查，觸發當地農民反亂。1588，佐佐成政被處分切腹自盡，加藤清正出任新城主。1591，加藤清正選在茶臼山丘陵一帶建造城堡。1600 年左右，完成天守閣。關原之戰（1600/10）後，清正成為肥後國 52 萬石大名。1606，築城完畢，翌年將城堡由隈本改名為熊本城。1876/10/24 深夜爆發神風連之亂，反亂者太田黑伴雄控制了城內的砲兵營，很快被政府軍鎮壓。1877，西南戰爭時期，熊本城是政府軍的攻防重鎮，對抗西鄉隆盛所帶領的反政府薩摩軍士。在西鄉軍發動攻勢之前，天守閣意外發生大火，火勢迅速得控制，但許多重要文物、城樓被燒毀，但無大礙，政府軍在谷干城指揮下成功擊退西鄉軍，西鄉軍不曾攻入城中寸步。1933，熊本城跡始列日本指定史跡。1960，慶祝熊本城 350 週年，熊本市籌得 1 億 8000 萬日圓重建大小天守、平櫓等。大天守內部設博物館。2007 年建城 400 週年紀念，再將部分建築還原。

^⑧ 鶴見俊輔：《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1931 ~ 1945》，頁 56。

圖 23 2014 年 5 月 7 日，取自：

（上）<http://kavanachang.pixnet.net/blog/category/2950159><http://blog.xuite.net/elenitaipei/travel/2212>

（下）<http://kavanachang.pixnet.net/blog/category/2950159><http://blog.xuite.net/elenitaipei/travel/22126898>

然而，從「版籍奉還」(1869/7)、「廢藩置縣」(1871/8)，再到這次「歐美使節團」的選派出訪(1871～1873)，國家至上、維新改革的光芒逐漸增強，也掩映出一片逐漸擴大的陰影。

西南戰爭時，西鄉隆盛所帶領的這些武士反政府軍，懷有時代的挫折感與失落感，他們覺得幕末「尊王倒幕」的豪情，被「明治維新」的精明算計冷卻、鄙棄。顯而易見的現象是，政府招募的農民兵軍使用西式裝備，正逐批全面地取代傳統帶刀的武士階級；新政府曾答應支付給武士階級年金，以替代過去封建藩主給付的世襲俸祿，後來被減半，1876年又宣布改為一次給付金（額度再減），同一年，頒令禁止武士佩帶兩刀，封建時代的地位象徵被一併解消。

薩摩西南戰爭爆發之前，1876年10月24日深夜，熊本城爆發「神風連反亂」，以反抗「廢刀令」為名，肥後藩（熊本）武士170多人起事，翌日即被平定，起事者124人自殺，50人因傷就逮。事變發生後，馳援坐鎮的指揮官兒玉源太郎，出身長州藩，鎮守熊本城的西式訓練農民兵軍，死60人，傷20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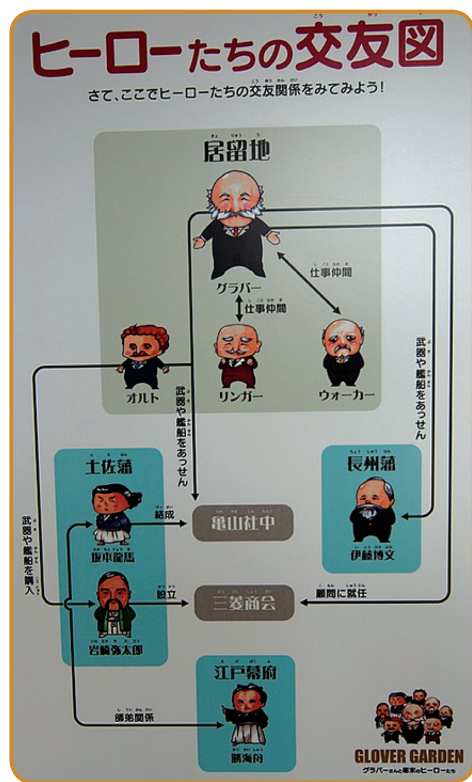


圖 24 三菱岩崎彌太郎與長崎洋商葛洛弗的人脈關係圖 (ヒーローたちの交友図)

長崎觀光勝地「葛洛弗園邸」(グラバー園/Glover garden)內展示他與幕末～維新日本政要與三菱企業主的人脈關係圖解。

葛洛弗(Thomas Blake Glover, 1838～1911, 日人稱之グラバ)原任職上海怡和洋行, 日美通商條約簽訂翌年(1859)來長崎尋找商機, 他掌握了幕末政治時機, 為「倒幕四雄藩」(薩摩、長州、肥前、土佐)購置槍炮、船艦, 同時引進飛車、造船、採礦、製茶等企業與技術。

岩崎彌太郎出身土佐藩, 交好日本政要, 也結交葛洛弗, 透過後者購買船艦以發展運輸, 購買機器從事工業製造——「三菱造船」是後來日本商運與軍艦的建造主力。

三菱船運協助運補政府軍作戰, 在臺灣牡丹社事件、薩摩西南戰爭, 都從中獲利甚多。三菱企業的創業與經營的歷史, 與日本「第二開國」後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發展同步進行。

西南戰爭時，西鄉的領導與戰略結合武士軍陣的果決，北上包圍熊本城政府軍重鎮，但最後還是被西方科技與政-商資本主義打垮，三菱船隊在戰爭期間運補熊本城政府軍，別具意義象徵。三菱商會創立人岩崎彌太郎，與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等政要交好，常捐助他們政治運作費用。西南戰爭期間，國務卿大久保利通決定以長期付款方式，鉅額貸款給「郵便汽船三菱會社」，購船10艘以協助運補熊本城。政府軍獲勝，三菱獲利甚豐，其實，三年前臺灣牡丹社事發，大久保與三菱岩崎就有第一次政商合作——這可能也是西鄉所不屑的，然而新政府已在推展培植本國航運業的政策。

圖 24 グラバ, ヒーローたちの交友図。2014年5月7日, 取自: <http://terry0912.pixnet.net/blog/post/37588604-%E6%97%A5%E6%9C%AC%E4%B9%9D%E5%B7%9E%E2%80%A7%E9%95%B7%E5%B4%8E---%E7%95%B0%E4%BA%BA%E9%A4%A8%E6%B5%AA%E6%BC%AB%E9%A2%A8%E6%83%85,%E8%9D%>

西南戰爭之末，西鄉身受重傷，無法切腹，由部下「介錯」斬首，內亂結束，他成了「亂臣賊子」。幕末的西鄉隆盛，從尊王倒幕、薩長同盟以及維新政府的掣畫，每役必與貢獻卓著，帶領薩摩武士發動西南戰爭的西鄉，是電影「末代武士」所影射的日本傳統武士精神典範，將其生平事蹟及其死後形象定位的演變，對照日本幕末—明治維新以來時代遽變的脈動，更覺悲壯與憾恨。

從明治22年(1889)到二戰結束，日本發生過5次「西鄉熱」。第一次，1889年，西鄉從「亂臣賊子」平反為「正三位之功臣」，日本在準備對中、韓加強行動；第二次，甲午戰爭(1895)時，西鄉被奉為戰神、是統一日本與企圖征服東南亞的偉大武士；第三次，日俄戰爭(1904～1905)到併吞韓國(1910)期間，西鄉是實現「大陸治理宏圖」的「萬世英雄」；第四次，1937年，是西鄉逝世60週年，也是中日全面開戰前後，軍人政府鼓動日本人尊敬遠征中國和「大東亞戰爭」的軍人。第五次，敗戰之後，西鄉的形象分化，非議者稱之「軍閥的代表」、「國賊」，也有人尊他為「自由民主的政治家」。^⑨



圖 25

1945/8/9，長崎當地時間上午10:02，人類戰爭史上第二顆原子彈，在上空500公尺處引爆，中心爆點距離浦上天堂500公尺，正在教堂裡作禮拜的神父與信徒當場死亡，教堂牆壁裂解，只剩一堵，塔樓崩落地面。

1945年12月的統計：

長崎人口總數	240,000 (約)
死亡人數	73,884
負傷人數	74,909

2011/8/9，長崎原爆66週年，美國宗教界人士 Gary G. Kohls 博士發表悼文〈核爆日本基督教核心〉(Nuking Japan's Christian Center)，其中一段沉重而深具歷史批判意識：

「耶穌基督會在長崎投下原子彈嗎？200多年來，日本帝國政府的迫害無法摧毀的日本基督教，美國在9秒內將其毀滅！」

長崎自沙勿略來日傳教以來，一直是日本基督徒最集中、最多的城市。

一位歷史人物在70年間(1877～1945)，形象竟然「被」演化5～6次！透過「西鄉熱」現象可以側觀日本「第二開國」：尊王倒幕、明治維新、大正民主、昭和初期走向法西斯化(1931～1945)，以至於原爆一敗戰，這個國家經歷危機、奮進到瀕臨毀滅的痛苦過程。

鶴見俊輔論析，從幕末、西南戰爭內亂到日俄戰爭勝利之間，日本的國家領導者對國家面臨的處境，仍未喪失冷靜的判斷力，開國的主要領導者在維新後十年內相繼凋零，但倖存的志士們短期間依然保有一種敏銳而謙虛的自覺，為免淪為西方殖民地，協力守護日本的共同意識，傳遞後繼者某種勤勉質樸的特質——與承繼其後的大正(1912～1926)、昭和初期(1926～1945)軍政領導階層對比，在昭和時代的15年戰爭(1931～1945)開始前，這種特質已消失無蹤，天皇國家與軍人法西斯主義連結，日本國家原始建造者的構想因而瓦解了。^⑩

^⑨ 鄭學稼：《西鄉隆盛傳》，〈增訂版序〉，頁1-2。

^⑩ 鶴見俊輔：《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頁15,64。

圖 25 2014年5月7日，取自：<http://www.quickwiki.com/zh/%E9%95%B7%E5%B4%8E%E5%B8%82%E5%8E%9F%E5%AD%90%E5%BD%88%E7%88%86%E7%82%B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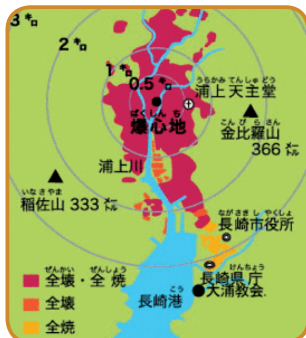


圖 26

被原爆曝灼的聖母瑪利亞木雕像，現藏長崎浦上天主堂。

浦上天主堂，創建於大正3年(1914)，原爆後，至昭和56年(1981)按原型重建今貌。

長崎另一座天主教堂是大浦教堂，在長崎港邊，在原爆中心5公里之外，受損較輕。

鶴見俊輔研究在日朝鮮人金達壽(1919～1997)的小說，指出：在金的眼中，1931～1945年戰爭期間的日本知識分子，屈服於軍國主義/法西斯政府的施壓而「轉向」，其姿態硬直、形式僵化。鶴見認為：明治以後的文化，由於以前武士階級的德目擴展到整個日本國民，日本人原有的彈性活力被奪走了。¹³

鶴見所指的「武士德目」，是以西鄉隆盛為代表？或，大久保利通？

轉向看法(屈服於1931～1945年戰爭期間)上是僵化、硬直的，這是明治以前武士階級文化的幸不幸遺產。

三、代結語：中一北九州的旅愁

鹿兒島之遊及之後的閱讀與思考，獲得相當多的啟發與想像(如上)，而九州自由行再經中九州橫斷，到北九州海岸，也有許多感觸與疑問，摘述於下，謹供教學夥伴參考、指教。

中九州橫斷特急 (JR)

熊本城的夏目漱石舊居：日俄戰爭的勝利使國民變得輕浮、夜郎自大的氣氛，夏目為此感到不祥：日本「會滅亡的」(1908,《三四郎》);翌年，旅行滿洲與韓國，為《朝日新聞》撰寫報導的用字遣詞，蔑視中國人、朝鮮人(1909,《滿韓漫遊》)。為何矛盾？

路過竹田：這裡號稱「豐後(今大分縣)的弗羅倫斯」，風景文物引人，卻有一處「キリシタン(Christian, 基督徒)洞窟礼拝堂」，時時召喚約400年前，受迫害而藏匿於此的天主教神父與信徒的靈魂。

別府溫泉：站在郭沫若訪日賦詩碑文前品讀，近代日中/國共的關係如湯霧般迷濛。

¹³ 同上書，頁129。

圖26 被曝灼的瑪利亞木雕像。取自：<http://www.geocities.jp/daruma002jmhs/news08.09.html>

浦上天主堂寫真。取自：<http://matome.naver.jp/odai/2128132524663240201>

原爆—爆心地。取自：<http://blog.zaq.ne.jp/otsuru/article/2303>

北九州的佛寺、海盜與「文明開化」的悲劇

福岡聖福寺、承天寺：12世紀，日宋文化交流的遺跡與文化資產的現代利用。

平戶松浦史料博物館：榮西禪師中國來回處。鄭成功，亞細亞英雄？王直，海商或海盜？當今中國民族主義的悖論。

長崎：從普契尼歌劇「蝴蝶夫人」(1904)到米山正夫流行歌「長崎蝴蝶姑娘」(1956)的歷史弔詭；從葛洛弗（グラバ）園邸到原爆—「耶穌會在長崎投下原子彈嗎？」

主要參考書目：

- (1) 鶴見俊輔著，邱振瑞譯：《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1931-1945》（臺北：行人，2011/1 二版一刷）頁 94-95。本書英文原版，1982 年出版。
- (2) 《散步地圖 Nippon (17) 九州》（臺北：大興，2011）
- (3) 竹村民郎著，林邦由譯：《大正文化 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臺北：玉山社，2010）
- (4) 岡崎久彥著，章澤儀譯：《日本外交史話》（臺北：玉山社，2009）
- (5) 鄭學稼：《西鄉隆盛傳》（臺北：黎明，1990 增訂版）
- (6) 皮耶·諾哈 (Pierre Nora) 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 II》（臺北：行人，2012/9）。
- (7) 瑞薩德·卡普欽斯基著，黃建功譯：《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臺北：允晨，2009/9）。